

# 史惟亮的理想

簡靜惠

三年前，當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在籌備著視聽圖書館的開館時，我見到了史惟亮先生。史教授給我的印象是一副典型的中國書生氣質，他似乎有很多原則，克己甚嚴，對音樂的喜愛已達到了忘我的地步，我認為他



真有點如苦行僧般的在為音樂而工作及生活著。當時他給了我一份「洪氏基金會音樂工作構想」，內容詳盡。這個構想是這樣寫的——「透過企業經營的手段，達到發展全民音樂生活的目的」。

## 甲、工作要項：

一、音樂圖書館（包括圖書、唱片、錄音帶、音樂

文物、圖片資料……) 廣泛蒐集，並以中國音樂資料爲蒐集之特色。三年爲期，達到藏書三萬冊之目標。

二、音樂會(包括國內外各類型音樂會及小型學術性音樂集會之主辦，配合基金會之音樂研究創作工作，每年至少舉辦十五至二十場次)

三、音樂出版(包括「譯叢」「青少年音樂叢書」「中國音樂創作」「大眾化叢書」「研究叢書」……)

每月三至五冊進度，持續出版，附必要譜例及唱片。)

四、音樂研究及創作：

(一)傳統音樂之研究(包括古曲、戲曲、本省地方音樂……)

(二)現代音樂研究創作(包括音響性、實驗性、電視電影配樂之研究，通俗歌曲、民歌編曲、藝術創作、教育性音樂作品之推動、與音樂出版及音樂會工作密切配合)。

## 乙、內容分析

一、音樂圖書館爲四項工作之中心點，其任務爲：

(一)對外公開開放、服務社會。

(二)提供專題研究之基本資料。

(三)提供音樂出版之基本資料。

(四)成爲音樂學術性之集會中心。

二、音樂會之舉辦任務爲：

(一)有計劃地介紹中國傳統音樂(使之富於教育性並使之現代化)。

(二)有計劃地介紹本國作曲家新作。

(三)聯繫本國優秀演奏家配合出版及研究創作及教育等工作。

(四)推介優秀外國演奏家來臺。

### 三、音樂出版及音樂研究之任務爲：

- (一)學術性書譜之出版（部份爲向國外發行者）
  - (二)藝術性書譜之出版（部份爲向國外發行者）
  - (三)教育性及大眾性書譜之出版（部份爲向國外發行者）
- 四、音樂創作之任務爲：

- (一)強調中國音樂創作之民族風格及特殊技法。

- (二)有計劃地推動教育性及大眾性之音樂創作（如兒童歌舞劇等）活動。

史惟亮一直感到當今的中國音樂際遇是接觸和認識中國音樂傳統最少的時期，同時外族的音樂又不斷的流入。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最無音樂信心的時期，如果再不把音樂的方向確定，把傳統民族的音樂整理並發揚出來，我們真會失掉自己，而迷失方向。

對於這些構想的實施當然有實際工作上之困難，但在與史教授相談後，頓時使我這外人覺得我們真需要爲中國音樂做紮根的工作，於是對於基金會將要開辦的視聽圖書館決定以音樂工作爲重點更具信心，兩年來的進行雖不能完全符合史教授的理想，但也在努力着向前邁進。同時，在史惟亮的主持下，也出了一套爲學音樂的朋友準備的工具書，那是由本社（書評書目社）出版的：管絃樂工作者手冊，管絃樂指法手冊，管絃樂音域比較手冊，鍵盤和聲初階，十二音作曲法研究，民族音樂的理論與方法等書

史惟亮又曾給了我一套「拍攝臺灣山地音樂生活記錄片計劃」內容如下：一、臺灣山地共有十族，各有其不同的生活習俗，語言服飾，這十個族羣，分佈於臺灣東部、東南部沿海及中部山區。

二、山地音樂生活，正隨文明的進步而逐漸消逝，站在歷史和研究的立場，這些音樂生活，亟應加以記錄並妥爲保存，以存真實於永遠。

三、基於上項理由，特提出拍攝全長二十——二十五分鐘彩色記錄影片計劃，內容包括十個族的生活特色：

- (1) 雅美(蘭嶼)——驅鬼、雕舟、捕魚……
- (2) 排灣(臺東、屏東)——圖騰、階級、蝴蝶谷、婚禮、石屋……
- (3) 魯凱(臺東、屏東)——圖騰、階級、蝴蝶谷、婚禮、石屋……
- (4) 阿美(花蓮、臺東)——豐年祭、巫醫、紡織、出草……
- (5) 布農(花蓮、臺東)——搶婚、合唱、狩獵、喪歌……
- (6) 卑南(臺東)——搖籃歌、束腹、坐喪……
- (7) 曹(嘉義)——庫布禮、皮衣、腰刀……
- (8) 邵(日月潭)——泛舟、杵歌……
- (9) 泰雅(北部、中部地區)——鯨面、婚禮、結繩……
- (10) 賽夏(新竹、苗栗)——矮人祭、缺齒、鑽火……

#### 四、片名擬議：(1)文明的背影(2)自然的禮讚(3)混沌初開。

這個計劃提出時，基金會尚未通過，但當時(六十三年十一月)適逢新竹賽夏族二年一度的矮人祭要舉行，於是乃驟然決定先拍了再說，這即是「賽夏族矮人祭」影片的產生。目前儲藏於洪建全視聽圖書館內，爾後因為實際工作的困難以及經費的不易籌措，(當時基金會正以全力籌備開展視聽圖書館，負擔甚重)而無法支持這項計劃，僅拍了這一部就沒有再繼續下去。

史惟亮先生是有很多理想的，他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更是非常強烈，一直在為中國的民族音樂尋找方向。音樂家能做的是以樂曲的創作來表述他們的精神，社會大眾也應以適當的迴響來回報並充實生活。而民間的基金會能做的也僅是促使一項項工作的展開，目前基金會受史先生之託正擬將「陳達的歌」再灌唱片出版，讓一些古老的音樂藝術能長留，而陳達的晚年生活可以無憂。

史惟亮對我國的音樂前途是非常關切的，這一年來，他人在病中，也不斷的以作品來告訴我們他的思想，

如「小鼓手」的演出，「嚴子與妻」的配樂。該做的事還這麼多，我相信史先生一定不願這麼早就離開我們的，而今，這是你我的責任，我們願意中國仍是一個音樂的民族，以音樂來豐富我們的生活，我們深信音樂是導向和諧社會與美好人生的最佳途徑，這些應也是史惟亮先生的理想。

在表達史惟亮教授的理想上，我也許是最沒有資格來寫的，但是交淺言深，我總懷有一份感激，由於史教授的啓示而讓我認識了真正音樂家的風範，但是有一點我相信是可以代表大多數對中國民族音樂具有熱誠及信心的人的想法：「我們不能夢想太快，太早就在音樂上恢復自我！我想：耕耘的是我們，收成的可能是下一代」（註）。

（註）：摘自史惟亮著：「論民歌」內「民族音樂文化的保衛與發揚」。

# 思想起

柳南城

## ——史惟亮的書

三月五號星期六，也是爲史惟亮先生舉行告別式的日子，陳達在那天晚上從恒春獨自一人摸索到臺北的稻草人餐廳，第二天下午我到那兒去見他，談起史先生，他說：「史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也許陳達

早一天來就好了，可以向史惟亮先生行個禮，但是並沒有人告訴他史先生舉行告別式的日子，當然他也不知道史惟亮先生臨終前對他的關心，也不曉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正爲了替他出版一張唱片，讓更多的